

國際儒藏

韓國編
四書部
論語卷

⑤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國際

韓國編
四書部
論語卷
⑤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新學堂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論語卷·5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
編纂委員會編；《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校委員會審校．

—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9

ISBN978-7-5080-5927-3

I. ①國… II. ①國… ②國… III. ①儒家—研究 ②論語—研究 IV. ①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76861號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論語卷目錄

【論語卷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二冊】

論語原思	立軒集	韓運聖(一)
讀論語劄錄	泉齋集	申弼欽(五)
論語經旨蒙解	松塢遺稿	朴宗永(一一)
論語讀書私記	圭齋遺稿	南秉哲(二一)
論語筆程	崑堂集	李象秀(二五)
學而篇總論	希庵集	李瑀祥(二九)
論語經義 附：問目	雲庵集	朴文一(三五)
論語考略	克齋集	盧必淵(五一)
論語劄疑	西山集	金興洛(五五)
論語經義問對	石南居士私稿	徐基德(六三)
論語說	省齋集	柳重教(七三)
論語講義發問	省齋集	柳重教(七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三冊】		
論語記疑	晦堂集	張錫英(八五)

論語經說	梅堂集	李壽安(一〇九)
李寒洲論語劄義辨	舫山集	許薰(一一三)
讀論語	艮齋私稿	田愚(一二七)
論語經義問對	桂陽遺稿	李欽(一三九)
論語講義	穀庵集	柳麟錫(一五三)
論語劄記	暘谷集	安泰國(一五九)
論語講錄	網庵遺稿	吳麟善(一六九)
論語答問	茶田經義答問	郭鍾錫(一七三)
論語雜錄	槐閣集	李垞(二七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四冊】

論語集注人物性異論	壺山集	朴文鎬(二七五)
論語集注詳說	壺山集	朴文鎬(二七九)
論語或問人物性異論	壺山集	朴文鎬(五四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五冊】		
論語雜著	竹逸集	鄭灝鎔(五五一)
論語雜著	思庵集	安在極(五六九)
論語劄疑	醒齋遺稿	李瓊錫(五七三)
論語講義	遜庵集	申晟圭(五八一)
論語劄錄	老柏軒集	鄭載圭(六四五)

論語講義	存稿	任百禧(六五一)
論語問答	云溪集	車鴻(六六一)
論語問答	月波集	鄭時林(六六七)
論語注釋		沈大允(六八五)

【論語卷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一冊】

論語釋義	四書釋義	李滉(一)
論語釋義	四書釋義	李珥(三三)
論語質疑	艮齋續集	李德弘(一〇九)
論語辨疑	經書辨疑	金長生(一二七)
論語劄錄	九峯集	金守初(一三五)
論語雜著	愚伏集	鄭經世(一四七)
論語啓事	月沙集	李廷龜(一四九)
論語劄錄	潛冶集	朴知誠(一五三)
論語雜著	浦渚集	趙翼(一六三)
論語問答	四書答問	李惟泰(一六七)
讀論語	活齋集	李榘(二五三)
論語雜錄	松峯遺稿	吳益升(二五七)
論語思辨錄	思辨錄	朴世堂(二六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二冊】

論語或問精義通考 上

論孟或問精義通考

宋時烈(三〇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三冊】

論語或問精義通考 下

論孟或問精義通考

宋時烈(五〇七)

【論語卷二】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四冊】

論語記疑	遜翁集	韓汝愈(一)
論語問目	養窩集	李世龜(五)
論語劄錄	滄溪集	林泳(一三)
論語說	霞谷集	鄭齊斗(二七)
論語說	正庵集	李顯益(四三)
論語講說	屏溪集	尹鳳九(七九)
論語疾書	星湖疾書	李瀾(八九)
論語講說	泉上講說	李緯(一三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五冊】

論語詳說……………魚有鳳(二四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六冊】

論語小注劄錄 南塘集……………韓元震(三九三)

論語經說 卯南集……………尹東奎(三九九)

論語稟目 貞山雜著……………李秉休(四〇三)

論語講說 白水集……………楊應秀(四〇九)

論語劄錄 戒懼庵集……………尹衡老(四五五)

論語講義 壽齋遺稿……………李崑秀(五二一)

論語經義 漢上經義……………金元行(五二五)

論語疑義 閒靜堂集……………宋文欽(五三七)

論語經義問辨 果庵集……………宋德相(五四一)

論語劄疑 果庵集……………宋德相(五四三)

論語經義 鹿門集……………任聖周(五五九)

論語疑義 順庵集……………安鼎福(五六一)

論語劄疑 庸齋集……………金謹行(五六五)

論語通理 九龍齋集……………白鳳來(五七九)

論語劄錄 本庵集、本庵續集……………金鍾厚(五九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八冊】

論語讀書劄義 存齋集……………魏伯珪(六一一)

經筵論語講義 芹齋集……………金憲(六八三)

論語問疑 湛軒書……………洪大容(六九三)

論語經義 蘿山集……………趙有善(七〇七)

論語經義問對 歸樂齋集……………柳匡天(七一—)

論語劄略 近齋集……………朴胤源(七一九)

論語說 弄丸堂集……………魚周賓(七二三)

論語雜著 濯溪集……………金相進(七三三)

【論語卷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七冊】

論語纂注增補 四書纂注增補……………柳長源(一)

論語小注考疑 四書纂注增補……………柳長源(四七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八冊】

論語劄錄 經書劄錄……………金龜柱(五〇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九冊】

論語經義條對	謙齋集	奇學敬(六五五)
論語疑義條對	水村集	高廷鳳(六六三)
論語經義條對	龜巖集	李元培(六六七)
論語小注記疑	龜巖集	李元培(六七五)
論語雜識	自然齋集	金履九(六七九)
論語講義	明皋全集	徐澄修(六九五)
論語答問	兒庵集	釋惠藏(七〇一)
論語講義	弘齋全書	正祖(七〇五)

【論語卷四】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九冊】

論語說	謙齋集	沈就濟(一)
論語講義	楊齋集	李書九(五)
論語講說	山木軒集	金義淳(九)
論語隨筆	碩齋別稿	尹行恁(二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冊】

論語古今注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五五)
-------	-------	---------

論語對策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四四五)
春秋聖言蒐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四五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一冊】

論語手劄	日谷集	丁若鏞(四六五)
論語講說	日谷集	趙得永(五一)
論語雜著	老洲集	吳熙常(五一七)
論語時習錄	海隱遺稿	姜必孝(五二一)
論語講義	重庵集	姜彝天(五二五)
東儒論語解集評	東儒四書解集評	柳健休(五三三)
魯論夏箋	弘齋全書	徐俊輔(五七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二冊】

論語劄疑略	敬庵集	李漢膺(六五三)
論語四勿	畏齋集	崔琳(六六一)
論語問	性庵集	金魯謙(六六五)
論語隨得錄	晚悟集	鄭裕昆(六七一)
論語辨疑	鳳村集	崔象龍(六七五)
第三論語圖	鳳村集	崔象龍(七二七)
論語雜著	華西集	李恒老(七三一)
論語答問	蘆沙集	奇正鎮(七三七)

論語演義 養蒙齋集 金在洛(七五九)

【論語卷六】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六冊】

論語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上

五書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崔左海(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第十七冊】

論語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下

五書古今注疏講義合纂 崔左海(三六七)

論語人物類聚 論孟人物類聚 純祖命編(七四五)

論語原思

〔韓〕韓連聖 著
王雷松 點校
何英芳 覆校

【題解】

論語原思作者韓運聖（一八〇二—一八六三），字文五，號立軒，本貫清州。早年受學於梅山洪直弼門下，一生絕意仕途，專心經學研究。現傳有立軒集十六卷八冊，本書收錄於卷十六，選取七個條目，與書學等對照其語勢與文義，闡述其原意，並將自己的見解與農巖金昌協進行比較論說。（朴峻遠）

「忠信」字，程伯子、叔子訓釋各異，而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何以見其為切也？蓋「忠信」二字表裏之謂也，對待合說，則忠只是實心，信只是實事；單舉各說，則忠可兼實事看，信可兼實心看。伯子之「發己自盡」是專就心上釋忠，「循物無違」是專就事上釋信，此主對待而言。叔子則「盡己」字雖主心訓忠，而並包了信，「以實」字雖主事訓信，而實包了忠。對待說也，無妨礙；單舉說也，無虧欠。此所以視伯子為切歟。朱子於「絜矩」章章句，用伯子訓；於「三省」章章注，用叔子訓，其指何居？大學是對待合說底忠信，論語是單舉各說底忠信，故隨形貼影，照勘各異。且「絜矩」章「忠信」之信，實承上文恕字脈絡來，「循物無違」於恕意尤為緊貼，故也。

「無友不如己」及「過（則）勿憚改」，注均是釋「禁止」，而一云「辭也」，一云「之辭」，何也？蓋「無友」云者，大概有禁止意，而非截然嚴防，故着「也」字於末而辭意平緩。「勿憚改」者，斷然禁絕，而不容少緩，故着「之」字於上而語勢峻緊歟。大學「毋自欺」章亦云「禁止之辭」，則可以見用字之權衡矣。

「無適無莫」章。集注謝氏說「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之倚字，多讀作倚著之義，何如？蓋此一條辨佛老自謂心無所住而流於猖狂自恣之失，而明聖人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者也。「無可無不可」之於「心無所住」，若相似而實不同者，惟其依倚於義而行故也。故結之以「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則「有所倚」字正與「無所住」相對，而示夫相反之義也。且「依倚」云者，暗貼得本章「與比」字，則恐當作依倚看。若看作倚著，則「無可無不可」已是無所倚著底意，不應架疊為說。況「果」字乃正意證解之辭，非反說致疑之文，則意尤可見。

「吾道一貫」章。集注再用「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之語。東陽許氏說以為：上段是指言天地之至誠，下段是直言夫子之「心」①至誠。然細觀其文意語勢，恐無異同。

①「心」脫，據論語集注大全補。

蓋上段所言，固是以「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譬如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①，次言曾子之借說忠恕，欲人易曉，則以示夫一貫之實有人所難曉也。下乃著「蓋」字而統論之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則其意蓋曰一貫之妙，固未易曉。而以上段所言「天地之至誠無息」，合觀乎夫子之道之體，以「天地之萬物各得其所」，合觀乎夫子之道之用，則乃可見其實云爾。然則下段云云，亦未見其為直言夫子之至誠也。曰如此則一意疊言得無近於繁複耶？蓋自「夫子之一理渾然」至「欲人易曉」，釋曾子有見於一貫而難於言之本意。自「蓋」字以下，朱子所以發明曾子之所難言者而開示後人，正所以申結而非所謂繁複也。

「漆雕開已見大意」，是說性命上見得歟？說學問上見得歟？且所見底是甚個意？蓋性命之理徹底真實，無一毫虛偽。故人之學問而欲復性命者，必須真個知得到十分地頭，無些子疑晦，然後乃能於性命之理充盡其真實分數，而學問之功斯亦至矣。開之於學問，必欲自信乃已者，以其於性命上，見得來此個大意故也。曾點、漆雕開所見有同異否？蓋其見大意則同，而所以見則有異。曾點見得個上下同流與物無間處，漆雕開見得個合下真實無少虛偽處，然其見天理源頭則一也，故曰「皆已見大意」。

孔子嘗稱臧文仲不知者三，而論語所記特言其居蔡一事，何也？蓋不知三事之中，縱逆祀、祀爰居二事理甚明白，人皆知其為，不知惟居蔡一事。龜是守國之寶，則為其藏室，而致此崇飾，誠似出於尊敬之道，而或難辨乎諂瀆之實矣，故概稱不知，則在所並舉，而立言發微則特為單舉歟。

「顏淵喟然歎」章。小注新安陳氏以仰、鑽、瞻、忽為「初未有的見時」，此說可疑。朱子本注曰：「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若指其未有的見時，則恐難着「深知」字，而見既未的遽，豈知得到無窮盡、無方體乎？且以本章文勢觀之，纔起「歎曰」，便承以仰、鑽、瞻、忽四句，則直是據方嘆時所見而稱道之辭，元無追記往昔而興歎底意。朱子注亦不分言初與後，陳氏何所據而說得如此？蓋此章三節，首一節言道之高妙，第二節言善誘之序、用工之方，第三節言用工後效驗。其意蓋曰：高妙哉，夫子之道也！以此高妙之道，若非引進之有序，安能知方而用力？雖因善誘而用盡工力，見既親切而又未由從云爾。觀本注，始則曰「深知夫子之道」，次則承接上意曰「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末乃曰「自言其學之所至」，語脈首尾尤自較然。然則仰、鑽、瞻、忽，

① 此段引文論語集注大全作「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汎應曲當」。

只是贊歎乎道之無窮盡、無方體而已，非主言見處之端的與未端的也。且集注胡氏說：「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小注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①，由字指善誘博約。」蓋其以仰、鑽、瞻、忽為未有的見時，故把「先難」字看作其先，則難於得力底意。然細觀文意，則只是借論語中「先難後得」一句而分立兩股，因為先時用工後來得效之語。然則先難是指博約而言，由字是指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而言。或曰陳說則誠有可疑，朱子亦不曰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乎，曰此恐是陳氏所援據立說。而雖均是朱子之訓，然集注乃用盡精力，屢經修改，則其有異同者，恐當以集注為定論。農巖說答魚有鳳問曰。亦以為追歎，然亦曰所歎，則正在於無窮盡、無方體，亦不以初未有的見時看。

「子在川上」章。注程子說「與道為體」之體，多看作「形體」之體。此雖有新安陳氏之說，然朱子曰：「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又曰：「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見道之體。」又曰：「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又曰：「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此數說既皆看作「道體」之體，且以本說文勢觀之，上言此道體也，下言「與道為體」，同一語脈，未見有異，正所以起頭結尾也。但句語簡晦，訓解難明，且既曰為體，則以有形體之天與日月、水流、物生，指以為無形體

之道體者，似涉逕庭，故未暇窮究而便從形體之說。然朱子以此一句為最妙，為甚精者，正在於與字、為字上。蓋先着「與道」字，以示道與器非一物而與之配合之意，繼着「為體」字，以示「道即器，器即道」不相離之妙。其意蓋曰配合乎道，而道體之不息於此著見，則此便為道體云爾。若以為形體，則上既言水流、物生等丁寧有形體之物，而復曰是皆與道為形體者，豈不為贅剩無味，而豈有精妙之云哉？農巖說亦曰：「看作道體，則與字說不行。」然如是看，則恐無說不行處。未知如何。

① 「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脫，據論語集注大全補。

讀論語劄錄

〔韓〕申弼欽 著
王雷松 點校
何英芳 覆校

【題解】

讀論語劉錄作者申弼欽（一八〇六—一八六六），生平已不可考。國立圖書館現藏有其文集齋集八卷四冊，本書收錄於卷五，就各句節與集注引用各家學說，包括史記評林、密庵集、延平答問，探索其正確意義，共分為四十三條。（朴陵遠）

「隳三都，收其甲兵」，須看聖人救世力量與夫至誠動物處。當是時，三家何等強僭，而能使之隳其都、收甲兵，則可見天下無不可與有為之人。所以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有此個力量與至誠也。

聖人見得道理分明，舉起一段，全體大用靡不包在其中，而其他許多節目皆為發揮補助之具，如「學習」二字，既兼包知行，而更加「時」之一字，以見無時不然之意。則所謂「孝悌」、「忠信」、「三省」、「三貴」、「四勿」、「博約」、「敏慎」等語，無非為學而時習中節度。推而言之，則如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戒懼、慎獨、知、仁、勇、明、誠，皆在裏面。須實體驗、實踐履，然後方見其如此，非想象揣度之所得也。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以下卻是程門與門人答問之語，非為正解此章文義而發也。今人緣

此往往用意於察識仁體，而卻於「孝弟」二字低看了，可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矣。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問者之意，蓋疑孝弟可以盡仁，如上蔡所謂「擴充①孝弟可以求仁」之意，故程子答辭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今日「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似非問者之本意，竊恐記錄者從旁竊聽，未了問者之意，而不免差錯。朱子語錄因此而解之曰：「仁是義理，不是地位，不可言至。」殊與程子答辭不相對值。此又恐朱門記錄之誤也。

「忠信」二字，程伯、叔子之訓解不同。朱子嘗有伊川更穩當之語矣，然大學「絜矩」章卻引用明道語，而至此方用伊川語，何也？「發己自盡，循物無違」云者，忠為體而信為用也；「盡己為忠，以實為信」云者，忠信皆以體言而兼用在其中也。絜矩專以用言，而忠者矩之存乎中者也，信者矩之推乎外者也。是其由用而推體，自內而達外，不得不用明道語以解之。至若此章之「為人謀」、「與朋友」，雖就接物上言，然謀而必忠、交而必信，卻是自家心裏存主而推及乎事者也，不可以為人謀為體，與朋友為用，則「忠信」二字之解又不得不用伊

①「擴充」，晦庵集作「充擴」。

川語，此所謂「言各有攸當」者也。

一個實理：遇為人謀處為忠，遇交朋友處為信，此處如何分體用得。

朱門人有問：「曾子忠信，卻於外面理會，莫是內面工夫已到否？」殊不知，人在世間，未有亢然孤居、不接人事者，事雖在外而應之以心，則只此外面理會即是內面工夫，此明道所謂「性無內外」者也。朱子既以「內外一理」答之，而繼以「告子義外，便錯了」之說，可謂吃緊關示矣。

「賢賢易色」以下四者，雖曰學求如是而已，然必其務學如是，然後方造其精微，若徒出於生質之美，則難保其無過不及。如晉平公之於亥唐，可謂賢賢有誠矣，未知王公之尊賢，刳股廬墓可謂事親竭力矣，未免過中而不合禮。食焉不避其難，可謂能致其身矣，不知食輒之祿為非義。荆聶之一諾死友，可謂言而有信矣，未免輕身敗俗之譏。以此推之，四者必自學問中做去，方是合宜，可見子夏之言不能無抑揚太過之病矣。

「為政以德」章。「北辰居其所」，北辰居天中。而謂之北辰者，蓋南北極相對，天雖轉而極卻在中不動，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在地中人不可見；一頭在北是為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在天中常見不隱，人得而見之。夫極者，如屋極之極也。以兩頭而言，則居南北之端；而以其橫亘而言，則居中不動，故曰天中。且天

形如倚，蓋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極為天之樞紐，以星之位次而言，則謂之太一；以其處所而言，則謂之北極。有或以南斗之北為北極，北斗之南為南極，出史記評林注。然此北辰似不當以南北斗言。

「為政」，集注「政之為言正也」，與首篇「學之為言效也」，其義相發。蓋聖人之學，學以明其體，政以施諸用。而學，其本也；政，其末也。此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必如此，然後體用兼備，本末俱舉。編書者以此二章分揭兩篇之首，自有深意。而朱子集注釋學字、政字，特以「之為言」三字同一發凡立言，其意亦可見矣。

古人於尋常沒緊要呼唤字，使得來甚有力，如「人而無信」、「人而不仁」，此兩「而」字是何等緊要有力。

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按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程子此說特據此而論其理而已，其於事實之有無則有未暇及焉。書微子之命注林氏曰：「成王」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之乎？「援據甚明，辭意甚嚴。後看密庵集亦論此，其所引證說破，視林說尤詳。此等處儘是大義所係，正好參考。」

「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既答之以與奢寧儉，而復以喪之易威繼之者，蓋禮雖有吉有凶，而若其哀痛惻怛不能自己之

實，則最於喪可見，故此因其易見者以曉之。而章下范氏說又以「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言之，則蓋亦以喪祭二禮俱為禮之大節，而「敬」之一字，又實禮之體，故於此特足其說，以補本文言外之意耶。

「吾不與祭，如不祭」，非謂他人不如我之致誠，而恐神不來格也，只是未得躬致其誠，故缺然如不祭耳。若曰他人之致其誠敬不如我，故云爾，則似非聖人之意。

「管仲之器小哉」，「器小」云者，非如鍾鼎斗筲之量其大小也。夫管仲之合諸侯、正天下、尊周攘夷之分量，又曷可小哉？若言其措置施設，則雖謂之大，亦可也。而但以本心向背而言，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至於犯分逾禮，不能充之以君子正身修德之事，其器之小，正在此耳。

不仁之病，其端雖不一，而大凡人之處世，不過貧賤、富貴二者而已，其所以失其本心者，皆在於此。約必濫，樂必淫，亦本非兩項病痛，其實正如驕吝之常相因。試驗之於人，其約而濫者，未有不樂而淫；樂而淫者，未有不約而濫，要之、均之為失其本心故也。

「富貴則不處，貧賤則不去」，自是道理合如此。蓋富貴之不以其道，則必審其可否，而若其不可受，則決不可處；貧賤則雖不以道，而无妄或至，只得安受而已。若上面生計較求去之意，則便自害理，與彼處非其道之富貴者奚異焉？楊氏

以為「貧賤非其道，而得之亦不可處」云者，說得甚差，朱子固已辨其非是矣。

「好仁、惡不仁」，集注以「成德之事」言之，則是不可。專以資質看，其於工夫成就，亦各因其重處而用力有所不同，畢竟到成德時，氣象意趣亦自不無少異。

以資質言之，惡不仁雖不若好仁之渾厚，而就工夫用力處言，則惡不仁尤似堅實有力。「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甚事不成？朱子亦嘗如是言之矣。

「朝聞道」之此「聞」字，極難看。所謂聞者，非見聞聽解之謂也。必知之真、信之篤、守之固，足目俱到，明誠並進，豁然到融會貫通處，然後方可謂之聞也。如顏子聞聖人之言，坦然由之而無疑。曾子一貫之聞，在隨事精察力行之後是已。或者乃專屬知一邊看，誤矣。

「求為可知也」，若認作為此而見知之意，則是反為患莫已知也。集注中「可以見知之實」，此「實」字當著眼看。

「一以貫之」，此四字欲移動得一字不得，非聖人不能如此說道。

或謂「一以貫之」，是以一心而貫衆理，以一理而貫萬事。如此，則是先有一心，而不免以心使心也，且理者所以命物而非命於物者也，今日以理云，則此上面主宰此理者又是甚麼？「一以貫之」，此四字分明是天理中渾然流出來底文字。

嘗看延平答問論此章義甚詳。有曰：「一以貫之」，曾子「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延平說止此。〕}大賢答問之言，固非末學所敢議到而妄，竊疑東坡此言，要非實見得融會貫通之妙者，原其意脈似從禪家口氣中來，聖人法門寧有此話頭？觀於「亦佳」二字，可見其語意影像之有相彷彿焉。而姑借引以發明之爾，非以其言為實有所見得處也，思與知者商論焉。

此篇論「事父母」諸章，非孔子如此說不出，非曾子如此記不得，非朱子亦如此解不得，分明是一部孝經副本。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謝上蔡云：「嘗見張子韶一日與衆對坐，陰雲四合，未雨間忽聞數聲雷，子韶云：『此雨必不成。』他（又）（人）①問：『如何？』子韶遂引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為對。蓋雲起無數聲雷，則必雨，先起②數聲雷發泄了，故無雨。」此言甚警切，因謾記之。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約」字，尹氏雖就凡人處事上言，而若極其至，則聖人之道亦要不外是。如曾子之守約而卒任傳道之責，傳之後世而無弊是也。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又曰：「須要檢束，令人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觀此二說，則約字之義可知矣。

「不屈於慾，所以為剛」，在夫子時猶歎其未見，況後世乎？世或有天姿剛毅，而為物所屈，壓得頭低了者，由不知學

以充其氣也。竊嘗慨宋之王旦可謂元臣，而以美珠一封不能諫天書之誕，且如胡忠簡抗疏斬檜，十年湖海，豈不是剛強不屈之氣節？而黎澍一著卒，受莖豆之辱，此朱子梅溪館詩「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之句，所以深致歎惜者也。觀此，則人又安可恃其氣稟之剛，而不思所以致力於克治之功也？每念及此，真令人若履虎尾而涉春冰也。

韓子不貳過論，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非程子深知顏子之心不能如此看破。至如好學論一篇，韓子又何曾夢到他一句耶？

「不遷怒，不貳過」，程朱說少異處。節齋、蔡氏分作橫說、直說，極為分曉。然蓋程子專就心上說，朱子兼就事上說，其理固未嘗不一也。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一段語勢實重疊，故近思錄葉氏注以「真靜為稟受之初，未發為未與物接之前」。然如是分屬，終涉破碎，只當依退陶答黃仲舉書看，似甚平穩。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此四句在聖人分上，何以憂？此雖是自貶以教人之意，然亦

①「又」當作「人」，據麗澤論說集錄改。

②「起」，麗澤論說集錄作「鼓」。